



試解《解深密經》的奧祕(2-60)

勝義諦相品第二

釋善祥 阿闍黎 主講

(2009.08.26 講於法爾禪修中心)

二、勝義諦相品(續)

【法涌！我說勝義不可言說，尋思但行言說境界。】

第三不可言說相，謂真如勝義遠離有為、無為等故。然不可說，依諸聖教，乃有多種。

一、非四藏(指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、雜藏)，故名不可說。如犢子部立五法藏謂三世無為及不可說法藏。不可說法藏即真我也。不可說為三世無為及不可說。五法藏 pañcadharma-kośāh 過去藏 (atīta-kośa)、現在藏 (pratyutpanna-kośa)、未來藏 (anāgata-kośa)、無為藏 (asajskrta-kośa)、不可說藏 (梵 anabhilāpya-kośa)。前三藏屬有為法之集合，總稱三世藏，又稱有為聚。無為藏又稱無為聚，不可說藏即非有為非無為之聚，又稱非二聚。《成唯識論》比量破云：汝說真我不可說為是我非我不可說，為有為無故，猶如空華。

勝義諦相，有五種說明，第一個是「內自所證」，第二個是「無相所行」，上一次已經講到「無相所行」。今天看十六頁的第三「不可言說相」。我們自性應緣自己知道，所以內自所證。但是不落於語言文字相，自性可以體會但是不能夠去言說，一言說就落於非勝義諦相。那我們說了很多，今天慢慢進入另一種不可言說；但是有時候又要說，你不說人家不明白，說了以後又說沒有說，所以這個就是菩薩所要修證的。不可言說是基本的概念，說而無所說是菩薩行者所要學習的。

從這一個範圍開始，我們要慢慢進入一個新的課題，會講到因明。因明就是在辯論。你要降伏外道，你要說明給後學清楚，還是要說，所以不可言說是勝義諦相，那說了又沒有說，也是勝義諦相。像這種佛法不是絕對的，你要學佛法要搞清楚，哪個時候可以說，哪個時候不應說。妄想執著就不用去講；因緣來了、業障來了，你去面對也不必去講，面對完就完了，處理完了就算了。但是，又為了要讓後學或者降伏外道，你就要說，說了當然這就牽涉到因明。因是什麼什麼，果又是什麼什麼，這中間是怎麼，所以它有好幾段的這種說明。慢慢在這個不可言說相裡面，我們會學到真正的辯經。

修空觀，禪宗都不喜歡辯論。但是有一些外道，有一些不究竟的人，他就喜歡抬槓；還沒有懂得什麼叫勝義諦相，什麼叫作菩薩的勝義諦相，然後他不究竟，就喜歡說、喜歡辯論。你一上網去看的話，大概都是這一類的，也有道家的、也有外道、也有根本不入流的，都辯來辯去，好像在打架一樣，只是用嘴巴去打架，這是不懂得佛法。所以現在我們要學佛法是學勝義諦相，第三種相是「不可言說相」。

我們看這個後面解釋，「真如勝義遠離有為、無為等故」，我們真正的空體真如性，

不管會應緣，不管會產生什麼世間一切相，但是只可內證，不可言說，這就是真如勝義，遠離有為、無為。我們開宗明義講了，一切法無住，不住有為、不住無為。所以，作有為事，不作有為想；住無為境，不以無為為究竟。你還是可以應緣，你的心、自性，它會應緣，你還是會應緣，應緣過了以後不要去管它，不要去執著它好壞、對錯、處理得怎麼樣，過了就過了，忘記了，這就是真正的修行上的勝義諦相。所以遠離有為、無為。

這一句話不是說你不能作有為事情，你是可以做，做了不要去在意。你不要執著無為，一執著無為你心就不靈活，你智慧就會低落，你嘴巴不會講話，你只能說空，不能說有，這些都不是佛法的究竟。我們學佛法要懂得它在講什麼道理，是哪一個層次、是哪一個過程、是哪一個境界所說的。不要執著一句話，然後就是說，哦，佛是講無為法，然後就一直講無為、無為。

然不可說，依諸聖教，乃有多種解釋。既然不可說，佛說那麼多經典幹嘛？不可說是修行的一個目標，但是你不懂以前，你還是要學，所以世尊才講了，有的說三藏，有的說四藏，有的說五藏，各個派別他們所指的內涵不一樣。依聖教論，不可說它還是有四種藏，但藏非藏，所以就非四藏。

經律論三藏你懂了，還有一個雜論——這個什麼都有，雜在一起的，不是只有專門菩薩論，還有其它各個有因緣所說的。很多人包括佛所說、菩薩所說、聲聞阿羅漢所說等等的，都聚集在一起。尤其後來小乘的這些東南亞國家，後來修證的這些聖人，他們有所體悟，加上經典巴利文把它類總成一種所謂的這個經論也有。

所以這四種，說了等於沒有說，叫作「非四藏」。把經、律、論、雜藏等四種藏，看成不是一個可說法，不是一個究竟。為什麼不是究竟呢？因為你沒有悟到空，沒有悟到佛性，所以就有經、律、論、雜藏來給你學習。學好了，了解了，就不要去執著，就不必斤斤計較說有什麼法。經、律、論、雜這四藏，有說，究竟的人等於沒有說，所以說不可說。

「如犢子部立五法藏謂三世無為及不可說法藏」，經律論以外，加上三世無為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是無為。過去事不要執著，現在法也不執著，未來法更不要執著，不執著都是屬於「無為法」，然後再加上一個「不可說法藏」，這樣就合成「五法藏」。密教也有五藏，加上陀羅尼藏，所以各個教派不一樣。那這後面第五個「不可說法藏」，就是真我。所以真我、真如，不可說，只能應緣但不要去講，落於語言文字，你講出來就是有執著。

很多有一些心通的，很多這個持咒有一些功用的，如果是已經久學而犯了這個毛病，這真的就是他還有所說。如果是初學，過程中有的不懂，或者請教人家，有時候會說：「我有怎麼樣、我有怎麼樣，這是什麼現象？」這時候難免會有所說。但是真正我們學佛法，對正法不可執著，對邪法、魔法更不能去執著，這樣的話就是依我們真如自性去應緣。所以遠離有為、無為，這是我們真正的這個要學佛法的。如果不因為要引進後學，

你是可以從頭到尾修行都不必說。你後來要講經說法不得不說，因為後學你不講他不懂，所以就要說，包括經律論，包括陀羅尼門，包括波羅蜜門等等的都要說。

前面講了五藏，五藏把這個梵文稍微列出來一下，**pañcadharma-kośāḥ**，**pañca** 就是五，**dharma** 就是法，**kośāḥ** 就是藏。那五藏裡面有過去藏、有現在藏、有未來藏。梵文，「過去藏」是 **aṭīta-kośa**。「現在藏」**pratyutpanna-kośa**（你最近有學過觀音靈感真言，裡面有一個 **pūriyutpanna**，就是後面這個字 **utpanna**，它是 **pūri** 不是 **prati**，前面的前接詞不一樣），這是現在藏。「未來藏」呢，**anāgata-kośa**。有為就是 **saṃskṛta**，加 **a** 就變成無，**asaṃskṛta**；**saṃskṛta** 是有所作為，加 **a** 下去變無為，「無為藏」。「不可說藏」，我們說大毗婆沙論它是有所說，這裡不可說藏 **anabhilāpya-kośa**。那不可說藏，為什麼還有文章、還有書、還有論著？就是叫你不要執著，裡面道理要懂，懂了就不要執著，就不要去說。就像《解深密經》在講勝義諦相，但勝義諦相什麼行相你要懂，後面的第三第四第五品都在講怎麼修證，修到最後第八品起神通變化。那這些你說無所說，但有那麼多的經典，這告訴你說，學了究竟就不必去執著。

「前三藏屬有為法之集合」，經律論經典，釋迦牟尼佛講很多經典。戒律，因為僧團裡面很多不守戒律，尤其是六比丘，六惡比丘，都是為這六個人而來的。有六個心性不好的，但是又有因緣出家修行，常常犯規、犯錯，釋迦牟尼佛就：「這件事以後不能做，為什麼不能做？...」，然後講完了就變成一個戒律，就規範修行人的行為，律儀。在律儀來講，有善有惡，我們說要學善的律儀，不去學惡的律儀，所以這個律儀就變成一個戒。行為、心都端正，這是善的律儀，那戒律嚴謹。

你要看律藏的話，網路上也可以看，那看了有時候你看了會頭痛，行為都不自在，所以你沒有去受具足戒，你就不必去看，看了增加你煩惱—這個不行、那個不行，增加很多煩惱。你超越了果位了，成就了，這個律儀就不能去當作一個修行的一個綁住你的心，所以這個時候還是要不可說。

《圓覺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守戒亦不愛，你如果是毀戒了亦不憎，你還有對錯的觀念的話，你就不能夠修證到勝義諦。但是這些話你不要去跟初學的講：「《圓覺經》講你不要守戒！」這樣你要造口業，你要去負責！那個初學的人，或者根本心不正的人，你跟他講不要守戒律？你要行菩薩道的人，為了度眾生第一首要，那為了度眾生犯戒了，像你罵啦打啦教徒弟，這個也是犯戒，犯了瞋心，犯了律儀，行為不正；這個時候你如果沒有勝義諦相的觀念的話，你會覺得非常不安；既然不安，你要再怎麼走下去？所以這個你到一個境界以後，自然會突破這些所有的經典所講的。

你沒有修證到一個境界，你這些也不能偏廢。你說哎呀這個不必學、這個不必學？你沒有做到，你還沒有那個真正空性，根本智慧都沒有得到，根本智慧沒有得到你就不能荒廢這個什麼四藏、五藏、六藏，你還是要按部就班的去學習。

那這個經律論稱為「有為聚」，因為它是有文字嘛，有所說法嘛，那聚合在一起的

經典。**無為藏稱為無為聚**，那無為又說有相不執著這種無為。我們剛剛講一個真我真如。真如無為，這是最高的，六種無為，九種無為，怎麼說都可以。如果一般大家講六種無為的話，講到真如無為，就是如來的境界，所以這個真如是可以感應虛空一切世界一切眾生的心都能夠知道、都能夠看到，但是祂沒有罣礙，永遠住在不可說、永遠住在勝義諦相裡面。這不是只有很單純的在講無為不做事，不是這無為，是有因緣法但不會去執著。

「不可說藏即非有為非無為之聚，又稱非二聚」，有時候稱為非二聚，一聚是有為，一聚是無為。那不可說藏，你說無為卻有為，你說有為卻不執著，所以也是無為，所以叫作不可說相，不可說藏，也叫作勝義諦相。我們了解《解深密經》要說明這個道理就是在講這個，不可說藏也可以說勝義諦相。

《成唯識論》比量破云：汝說真我不可說為是我、非我不可說，為有為無故，猶如空華。《成唯識論》裡面它有一篇叫比量破，為什麼要破比量呢？比量就是思惟、推敲的。我們這個心量有三，唯識裡面講三：一個「現量」，能夠現實的量知其境，這就現量。「比量」，就是比類、推測。你不是親自看到、不是親自聽到，是用經驗法則，這法律名詞最喜歡講的經驗法則，去推理事情。然後這個「非量」，無中生有，那為什麼會無中生有？內源的煩惱種子起隨眠。我們腦筋裡面過去世所儲存的種子，因緣冒起來了然後你就進入煩惱的境界，好像進入睡眠狀況，就迷糊了。上一次有跟你們解釋這個隨眠的意思，第七意識，這標準的非量。第八識的種子冒了，第七識讀到它，它就在那裡打妄想，胡思亂想。所以我們這個業力或者業緣，都是這麼非量又執著。

為什麼第七識是根本法執？它的執著很重。那這個比量，它是經驗法則，所以過去式的你用分別心去推想。你看到哪裡有煙你知道一定在燒房子啦，不必到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看它，也知道那裡在火燒什麼東西。這就是你經驗法則，看到煙就知道有火，那看到什麼東西就知道是怎麼樣。

像出生的嬰兒，第一次出去碰到熱水，他一碰很熱，他下一次就知道了——這是很熱的，不能去碰的，我們是這麼學習的。所以這麼一歲二歲學習到十幾歲以後，你先天性的這種靈知靈覺就慢慢沒有了，就變凡夫一個。一般我們講說，我們來投胎的時候，靈性到十二歲以前它都還在，超過十二歲以後就變凡夫一個，以前所修的所什麼的，都慢慢不見了，就回復到凡人的境界。這裡講的破比量，破比量它在講說，一切有為的相都是落入於比量，所以要用道理把它破解掉，不能執著。

那你說現量就為真嗎？非量當然不行，胡思亂想；那比量要破，因為它是像方便法一樣，像這個有為法，講經說法講完了不執著，你懂了。但為什麼要不執著？要學入勝義諦相。勝義諦又不可說相；要講這些道理，所以要說一些法來破解這個，不然你不服氣啊，你會在那裡辯論，你喜歡辯。有一些經典會專門在引述這些，所以你要耐煩的心去看這些，有時候會很繁瑣；那為了你要充分了解它，有時候會用到。

現在你們要了解「現量」，這現量是現實量知其境。前五識這不會錯，眼耳鼻舌身是你面對色聲香味觸這五境，但是這個也不是完全是對，不要說眼看為真；還有這個第八識。這六個識(前五識+第八識)是屬於現量。但是第八識隨你的自性，我們剛剛講真如自性，真如會變。為什麼有初禪的境界，初禪修行者的真如，它就是有覺有觀；二禪喜俱禪；三禪樂俱禪；四禪可以看到一千個世界、一萬個世界，或者三千大千世界，為什麼有這不同等級的修行？他的現量不一樣，他的習氣毛病越少，他的現量越大。

我常常講如來的心是最清淨的，所以祂是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世界一切眾生，祂都能夠在祂心中，看得多啊，這才是真正現量。那我們一般的呢？真如，第一念面對塵境的時候是真，但是你動了凡夫的念頭它會變。你說我看到了一個相，然後你想那大概是什麼，它就變什麼；那大概是什麼，它又變什麼，很奇怪！所以會看到的人就是六根不清淨的才會看到。

你說諸佛菩薩祂們都看得到啊，祂們六根不淨嗎？不是，祂們是真正八識的現量。我們講色陰魔相，前面五根，眼耳鼻舌身五根，面對五塵，產生五識，這五識它沒有功用，它不分別。所以你看到一個人，你不加以說這個是男、是女，是我認識、不認識的分別的話，他不認識，只知道一個人，人是怎麼樣？不知道，只是一團物體。這是識的功用。所以五識僅止於認知其塵境，它不知道那是什麼。這五識要加上第六識才能夠分別，因為第六識是分別。所以我看到物像，我知道那是物像；我聽到聲音，知道那是聲音，但是是什麼聲音？不知道，知道是聲音。如果你起分別，哎呀這聲音好吵雜，或這聲音是美妙的，這聲音是什麼...

像有的他們講，在平溪那邊有一個比丘尼住持，她會打那個鼓，那鼓叫作風雨雷電，四種相。如果你不去看她在打鼓的時候，你遠遠的聽，那個聲音就像風來了，或像雨來了，或像在打雷，或像閃電一樣，就是打那鼓的一種修行的禪定功夫。但是你一聽，如果你用耳根來聽，這是聲音啊；但是你起了分別說現在在下雨，因為她打得那個，你一聽就是下雨，這不是妄想嗎？這耳根是真的啊，你聽的聲音是真的啊，但你說那是真嗎？不真！所以現量，五根的現量，五識的現量，有時候真、有時候不真。所以我們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五根所現的境，這五根所現的境，它會隨你的心轉它就變。

色陰魔相會變，所以你有時候打坐現一個境，比如說我們最常看到的是眼睛的紫質，眼睛裡面有紫質，這紫質是紫色的，紫色的又有一點蜂窩狀，然後一現起的時候你就一直在想，這是什麼呢？這是紫蓮花嗎？你一想紫蓮花它就變成一朵紫色的蓮花出來。你一想：「欸，怎麼可能，我還沒有修到這個紫蓮花，那紫蓮花是佛在坐的，哪裡有可能！」又變成白蓮花，因為你想不可能，不可能又變成白蓮花或什麼蓮花。所以你修行不能起心動念，看到就看到，你不加以去分別的話，它就不起作用，你加以分別它就會變，所以很奇怪就這樣。

我們真的是說不要起心動念是很難啦，除非你天生再來就是這個樣子。以前在美國有一個拜法華經的，一字一拜。我們去打禪三，然後他說：「我可不可以打禪三呢？」

我說可以啊，你來參加。結果他雖然不打坐，他是拜經。那我們有一堂觀音法門，我叫他不要執著。然後他就入定去了，入定去的時候他看到一個和尚，他說我修的是這個彌勒兜率天的法門，他喜歡去兜率天，怎麼現出這個和尚？這個和尚我又沒看過。他這一動念，這個和尚馬上變成布袋和尚。

所以為什麼說修行不能亂動心？你動什麼它就變什麼，那你真真假假不知道。後來我們下座要迴向了，結果他入定出不來，那讓他去坐。到了下午，他看到這個和尚來到他們的廟裡面，嚇了一跳，趕快拜下去，這是我剛剛看到那位和尚！問了，就是什麼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的一個和尚，然後和尚先示現，他要來掛單，要來這個萬緣寺掛單。結果我們這個白衣都被趕走了，本來住的好好的，因為南傳的和尚要來，南傳不跟白衣住在一個屋簷下的，所以我們被趕到邊邊去了。

南傳的戒律很嚴格，但是他們修行的境界真的是有那個境界，所以他會示現，先示現，分身先來，結果被他看到。你胡思亂想它就變，這是一種你的見性，五根起了禪定中的現量，說真也不是，說假也不對，說真也不能講真。你如果是執著真假，你就犯了這個勝義諦相，違背了不可說。看就看了也不要介意，不要管他是誰，和尚就和尚，管他幹什麼？不會執著這些。

所以這五根不真實，就是說你在禪定中的一些超能力，因為不是究竟，還沒有到真如無為的境界的話，這些能力都是魔相。為什麼五陰魔相要破？是因為你的身體跟你的心裡面這麼攪和產生出來的，不是你真正看的。如果你真正看的話，你應該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甚至於看到盡虛空遍法界，跟如來一樣的都能看到。我們沒有，我們頂多在定中看一個相。為什麼只看到那個相？因為那個緣就像電波一樣交接了，所以給你看到。能看應該所有都能看啊，為什麼只看到一個？這是一個機率跟因緣的問題。所以你要真的真如無為的境界能看，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世界一切眾生，你應該什麼都可以看到，沒有選擇性的都可以看到。而且在我們禪定中你說你有什麼通，那個通也要是起心動念才會現，不能像如來說一切世界一切眾生都在祂心中。

像四禪天的天神，祂想看忉利天主、玉皇大帝，那忉利天才現，你不起心動念它不現。你一想到你南部的媽媽她就現，你想就現，你不想不現。假使你有那個能力了，你的真如有那種禪定能力可以見照，這些還是不真實的，是隨緣而應現，不是真如無為的境界。

那我要講的就是，這前五識的，不要太相信。你在人世間的生活也是一樣，不要眼睛看到，你說我親眼看到，親眼看到又怎麼樣？你以為真的啊？有結婚的人，無意中你看到你另一半，你說要去哪裡結果沒有去，結果看到他在街上跟那個異性走在一起，有說有笑。你心裡面想：「被我抓到了吧！我眼睛親眼看到！」結果回來這個醋罈子打翻了就吵架，吵了半天，你也不問清楚，也許過去的小學同學、也許是他的遠親碰到了、也許是幹什麼，妳也搞不清楚你就……你以眼為證？當然就搞得後來要吵架了，搞得不好還鬧離婚。

所以我們生活在人世間的一切人事物，有時候有幕後很多的因緣我們不知道，不知道最好是用勝義諦相去觀它的話，管它是什麼東西。像政治人物所說的話，電視所報導的、新聞所報導的，都不要太相信，太相信的話你修行就是真的是白修了啦！所以五根都不能相信。

現在我們要學的就是第八識的現量，第八識的現量又受到心清淨的程度所影響。你到底這個是看到百由旬？還是一千世界？還是三千大千世界？還是盡虛空遍法界？這個跟你心裡面清淨程度有關。所以第八識的現量也是三不等。進入如來藏識，如來的境界的話，就盡虛空遍法界都在祂心中，不必看而能夠知道。所以這個我們要了解每個聖人的修證。

這裡為什麼要講「比量」？落於語言文字，落於文章，這些都是比量。為什麼你看經典，一百個人看了有兩百個意思？一百個人看怎麼會有兩百個意思？你今天看的跟下個月再來看，不一樣的觀念就出現，可能有數千個意思。我過去所了解的經典跟我現在在講的都不一樣。你早期聽我講的，跟你三十年後所講的，當然不一樣！因為心量、知識看多了。所以我們看經典你要了解，很多人：「我都懂了！」我對這種人，我雖然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講出來，連我們自己都不敢講我懂了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沒有佛的智慧，沒有菩薩的那種知見。我們是學習再學習，所以每天在成長，每天的智慧都在改變。有一些是可以變，有一些理論上你搞不懂，你沒有到那實證的境界，一定會改變。比如說你講空，哦，空就是不起心動念啊！

今天回了一個 mail，花兩個小時。他說他打坐突然間就進入一片的不起心動念，好像這就是開悟的樣子？然後再來什麼都沒有執著了，然後再來什麼都看得沒有意義了。你說那個是開悟？你說開悟也沒有錯，因為那世間禪裡面的一種境界。你要說禪宗的開悟，那又離得太遠！不像！為什麼？因為他根本都沒有打破黑漆桶，那怎麼叫開悟？所以那個垃圾，第八意識裡面沒有跟它打破，根本沒有流出垃圾出來，你還沒有跟它清乾淨，你怎麼有空呢？但是他那個樣子有空的樣子，所以他也可以知道別人起心動念，別人習氣怎麼樣，自己起心動念也知道。

那為什麼會進去？不是諸佛菩薩跟你幫忙加持讓你回到過去世所修的？那你是小料子你就是修到這樣，大乘佛法的料子祂就給你真正打開第八意識，打破黑漆桶，因為你不會慌亂、不會執妄為真、不會行為出差錯。所以每個人的過去世所修的，今生某種因緣湊和，突然間就進入那種狀況。你有幸能夠問到懂的人跟你講：「這是什麼現象、你走到哪裡、你很多還沒有走、那如何面對目前的狀況……」有的不懂的話，他說：「唉呦！我不得了，我有他心通了！」因為他起心動念我都知道，他要幹什麼我也知道，他習氣現我也都知道，不得了！這色陰魔相他搞不懂，受陰魔相也搞不懂，這些都要破。

所以我們要的是第八意識的現量。第八意識的現量，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，尤其是八地以上的菩薩，或者是如來十個位階的，到最後十地如來，像釋迦牟尼佛這樣，每個第八識都不一樣。因為後來的這些聖人第八識會變第九識，第九識會變第十識，講到

第十個意識。第八識是七地以前菩薩在稱呼的，叫阿賴耶識。因為還不清淨叫作阿賴耶識，清淨的話就叫阿陀那識，阿陀那識又變成如來藏識。所以每一個修行的程度不同，它的名稱就不一樣。為什麼名稱不一樣？因為祂的神通不一樣。你不要光講那是一個名相，好像都一樣？——內涵不一樣！

這個比量、現量、非量，因為談到這個，很多人沒聽過，這在唯識裡面的一個名相。你早期沒有聽過《唯識論》的話或者《八識規矩頌》，你對這些都不懂。現在藉這個比量破，跟你說明這樣。然後他要把比量，用一些語言文字來破解它，所以它說明說：「汝說真我不可說為是我非我不可說，為有為無故，猶如空華。」它要破解你所說的，你說真我不可說，真我是不能用語言文字來說明。剛剛講真如、真我，怎麼講？因為要讓你懂有一個真我、有一個真如，所以才拿出來講。但事實上真我、真如，又不能用語言文字來講，所以他說真我不可說。是我也不可說，非我也不可說，有為或者是無為，或者為有為無，因為你說有一個我也不對，你說沒有一個我也不對。

那你說有一個我，有什麼不對？因為你執著一個有為，執著有相，你一定會輪迴；你說沒有一個我，又執著空華、執著斷滅空，所以佛性只有顯一半，不能顯空有兩邊都俱足的這種能力。講了半天，最後還是不可說。那不可說為了讓你們了解，所以還是要勉強用語言文字去說，說完了聽得懂就懂，聽不懂也沒關係也不要懂。等到你到時候真正到那個境界，你自然就懂；如果你不到那個境界，你都是用語言文字去思考，那個不是真懂。

那到那個境界是什麼境界？就是你的心沒有因緣來的時候你是無念，沒有一個我；有因緣來的時候，你就感覺有因緣來，然後影響到你心念起。不影響到你心念起，你知道有東西，這個你就知道有一個我。如果這個因緣來了，你都不知道有一個我，就知道有因緣來，那怎麼可能？一定有一個主觀的我，然後東西來了，非人來了，冤親債主來了，你自己就能夠感覺；感覺以後你知道，哦有一個主、有一個客，這兩個搞清楚對立了，這是因緣法。

那你說我在哪裡？你不執著，你進入勝義諦相，不跟它應緣，這個法等於沒有。你說勝義諦相是這樣子啊，人家的無為是這樣子啊！為什麼你懂了以後就很害怕，懂了以後就要生氣也好，或者要生病也好，或者幹什麼也好？為什麼我們感覺一些非人、一些冤親債主、一些什麼，會生病？因為我們不清淨。我們三腳貓功夫碰了一個兩個三個就生病，那諸佛菩薩天天都是，像如來十方虛空一切眾生有心病、沒心病，都在祂心中，那祂怎麼不生病？因為我們不行，三五個還好，來三十個就受不了，有的人連一個也受不了！這些都是你的執著。

你有一個我，相對的對因緣法，你就真實的應緣。你要能夠應緣，也能夠放下，那是真正的勝義諦相是這樣子。你沒有修到無為的話，你怎麼有這個能力？所以這個是實際修行上的功夫，不是嘴巴說說，在這裡說哎呀不可說啦、是我啦、是非我啦、是有為、是無為、是有、是無，等等的都是戲論。那戲論也要懂它啊，勉強用語言文字去懂它，

但是以後修行就要這麼去印證。這樣你才慢慢懂得大乘佛法講的這些，你實際經歷過了，也是心裡面一個內自所證，有高有低，這個很重要。

所以我常常在講這個範圍的時候，一直提醒你，凡夫境界、四果阿羅漢的境界、菩薩的境界、如來的境界，不一樣。不一樣就是不一樣，不會說一句話全部的內涵都一樣，不可能！好，那這是第一種「非四藏」所說的說明。

二、離損益等名不可說。如薩婆多宗、如大婆沙第十五說，若可說者，說火應燒，舌說食應除飢。廣說如彼。

第二種在講這個，真如勝義遠離有為無為，不可說相，第二種解釋。「**離損益等名相不可說**」，如果有增益，增加益處，對你有意義的增益，對你不好的要減損或者損減。當然習氣毛病要減損；這個功德，要做任何功德要增益。你自性也清淨，能夠清淨，當然這個要增益。

要怎麼增益法？遠離減損、遠離增益等等的名相，就是所謂的不可說。所以正面的佛法也好，就是減損我的習氣，增加我的自性清淨。做就做了，不要去講。如果那個不好的、起煩惱的、造業的，那更不能去講、去執著。所以這個損益，修行上有好的境界，離語言文字不要去說，這個跟我們說般若智慧有沒有一樣？《般若經》裡面在講，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。修行當然是增益、減損。這些善的法，善的法做就做了不要去執著，那不善的法當然不要去做，所以就遠離損益等名相不可說。

那你要解釋，什麼叫損？什麼叫益？這些要讓人家懂，你要不要說？唯識裡面這些也有講，講了，為什麼說不可說？不要執著就是不可說。所以說法的人說了，講了半天、幾個小時在講這些唯識、名相，讓你懂，因為要讓你懂所以他才說，說完了他一下台，他也忘記了他講什麼，隨緣而說。所以有一些觀念是我們腦筋裡面慢慢培養起來的，看到就講、看到就講，隨你的修行的內涵去發揮，一下台什麼都忘記了！如果沒有錄影、沒有錄音的話，當然重要的概念你懂，那你講了什麼話有時候會忘記，這個也是一種無形中的真如勝義諦相。

為什麼古代的聖哲，祂們述而不作？你看哪一個人有著作？有著作的人都不是聖人。孔子祂不會寫書，每一天發生什麼事情，我跟你講什麼道理，然後徒弟就趕快紀錄，後來變成孔子的著作。釋迦牟尼佛也是一樣，祂每一次入定觀因緣，今天大家心裡面有什麼疙瘩，該講什麼經典讓大家能夠獲益，祂講完祂有沒有寫書？沒有！後來聽過的阿難，祂的記憶力很好，或者這些阿羅漢過而不忘。

我講到這個，有一個很好的咒，就地藏菩薩的咒，我覺得很好。祂講這個咒，祂說拿了一個這個皮呀，動物的皮啊，對著它持這個咒，持完了，這聽過的人耳病會好。然後對這個皮持咒以後，這個皮去做鼓，剛剛我講打鼓嘛，風雨雷電。以後你打鼓，所有聽到這個鼓的眾生都可以解脫。你看這個咒多好，這地藏菩薩講的。很多該要翻譯的咒

語太多啦，所以希望你們有興趣多用心一點，不要說哎喲太辛苦了，搞得三更半夜，上班都不安寧。確實是很可惜，我們這個可用的咒語太多了！

像這樣的呢，你說耳朵聽了或者是身體所接觸的，遠離這些損益等名相的話，不可說。但是有因緣了，有人要知了，還是要講。我們看很多聖人述而不作，那我們還要去翻譯經典，把經典解釋，這是我們修行不夠，沒有到述而不作。

這個孔子、老子、莊子，這些人都是菩薩再來的。祂不是說講的內涵比較低淺，祂是對當時的眾生所需要的來講。像孔子祂講什麼？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為什麼？因為那時候的人就是需要這樣。所以這個菩薩來，祂不是講勝義諦相，祂跟他講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從小學生教起，你把身體修好，把家裡治理好，把一個國家治理好，那就天下太平。為什麼不像世尊講這個勝義諦相、解脫相、什麼相啊？因為那時候中國還沒有這種大乘解脫的根基，所以這些人先來講；到後來慢慢佛法才越傳越多，然後慢慢進來，才有大乘思想慢慢發展。每一個時間點跟人物下生，都有它的必然性，所以我們不要有分別心。

哪一個地區，比如說落後地區的，所謂落後是道德淪墜，不是科技落後。道德淪墜的地方都是科學很發達的；那反過來，道德水準高的地方都是科技比較落後，為什麼？因為他都注重心靈。所以有一些宗教就在道德水準低落的地方去發展，那這個解脫道、禪坐的，只有在印度、中國才能發展，因為這裡的人靠近地球的中心，就是喜馬拉雅山。那我們中國剛好在它的東邊；印度在它的南邊；還有這些西方的聖人，大概是在喜馬拉雅山的西面，耶穌也好，或者是阿拉、穆罕默德，還是在這個喜馬拉雅山的周圍。這些你也不能講祂不是菩薩，反正勸人為善都是菩薩再來，成立一個宗派。只是說如果不去遵守戒律的話，宗教跟宗教打打殺殺，這是很不好，這不是真正的宗教。

真正的宗教都是以和平、修行、幫助別人為主的。如果為了自己的宗教，然後打那個宗教，打來打去。佛教徒過去不興盛的時候常常被打的，因為他講什麼？和平，講不殺，所以永遠都是被打的份！為什麼阿拉這個宗教它會侵入到印度國家裡面來，後來它被統治了七八百年？佛教徒就是比較逆來順受。每個宗教不是說絕對是好的，除非你真正像佛教一樣，講戒律，講因果，不去侵犯別人。這個有時候事情無奈，你認為不對，但是有些人他認為宗教就是要逆我則殺，不信我的要殺，才有這些亂七八糟的，造成社會、世界上大亂！

好，那這裡講的離損益等名不可說。這一切有宗(Sarvāsti-vādin)，跟大毗婆沙論第十五也這麼說，「若可說者，說火應燒，舌說食應除飢。」如果一切法，方便說不講，如果有可說的話，說到火應該它會燒起來，舌頭如果說吃到可吃的東西，你應該可以除掉飢餓。它是這麼來講，為什麼一切名不可說？因為要讓你懂，所以才講。不因為說我講了以後就能夠怎麼樣，如果真的你講了就能夠怎麼樣，那說到火它應該會燃燒，說到吃的東西，你肚子應該會飽。意思是說——光落於嘴巴講沒有用！講經說法也是一樣，講了半天你不去執行，聽的人沒有用；講的人他可以不要執著，因為他講完就下去了，忘

記了！所以談到這個火，是告訴你這個火是可以燒東西的，讓你意思了解，讓你理解那個義理。

說到修行的離損益等等名相，沒什麼可說的。那你說我聽到了，要減損我的習氣毛病，要增加我的清淨自性，或者增加我的真如性等等的，道理說給你聽，你要去做。你做，不要說；做到了，也不說。所以有說，那是方便說，還是有說。剛剛講了四藏也好、五藏也好，都是依著這個理念。世尊示現講最高深的法給我們學習，所以祂說四十九年沒有說一個字，為什麼？因為一切法不可說，就是基於勝義諦相這樣。但是你聽了，經典看了，去做了，了解什麼叫作不可說，你還是要去做。所以理解是一回事，能夠證得或者不能證得，又是一回事情。

那講經說法還是要講，你不要說既然不可說就不要說了！不要說的話，除非你沒有辯才無礙，你沒有深入經藏，所以什麼都不懂。人家問，哎呀不要問了，空啦，無啦，不用講啦！不用講，那如何修到空？如何修到無？你總要講嘛！你不會講，那怎麼去說服人家？你方法論要告訴他，安那般那守意法門，世尊講的，還是有方法論啊！方法做完了，那境界怎麼樣？他說呼吸，喘息，你要自己知道呼吸的長、呼吸短，呼吸、不呼吸，這個境界，你過程一定會體驗的。然後呼吸長、呼吸短，以後身體會震動，然後歡喜心會起來，然後妄想心會起來，這個在十六種修行安那般那守意法門的境界裡面，要講啊，你要讓人家去體會；體會他去做了，做了又以「不可說相」這麼去了解。

那你說這個安那般那守意法門有沒有講？如果你說有講，那就是不懂佛法；你說沒有講，祂又講了。講，是讓你去用、去學習、去執行；執行，你證到了很高的境界了，才知道哦這個原來是不必講。我懂了，我就不必講。那反過來你學會了，你要行菩薩道，你還是用這一套去教人家。因為世尊講的你體會了，然後你轉給別人聽了，別人也才能夠依著這個去做。但是我們要告訴他，你學了不要執著。他如果真的今生有幸能夠修到《解深密經》的境界，會進入勝義諦相，要告訴什麼叫勝義諦相——住有為，不作有為想、不作無為想；住無為，不作無為想、不作有為想。很自在的這麼去用這個心，講了等於沒有講，都很自在，佛法就在學這樣。

後面最後一句，「廣說如彼」。如彼，一切有宗或者大毘婆沙論裡面所說的一切文章，有很多很多，因為它這裡講的只是舉幾個例子出來講而已，你要看很多的這種理念，就要深入祂所提到的經論去看。

三、依大乘略有四義：一離損益等名不可說，如《智度論》：說火應燒舌…，同薩婆多。二現量境故名不可說。《如理門論》一切諸法皆有二相，一者自相現量所得不可言說，二共相比量所得即可言說。由斯道理諸聖言量、比量所攝諸法自相不可說也。

「不可說相」的第三種說法。依大乘來講有四種義理，第一個剛剛講過了，離損益等名不可說，如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說：火應燒舌，食應除飢，等等的，剛剛講過了。「同薩婆多」，像一切有宗。

第二種，「**現量境故名不可說**」，什麼叫現量？我剛剛已經說明，五根產生了五識，跟第八識所面對的現量，你說現量為什麼不可說？我看到一個物象，我只看到一個物象，這個物象不能講，一講就起了分別心。我們剛剛講了五識如果加上第六意識有分別，不然就是只知道色聲香味觸這五塵境。所以只要一開口講，有所說的話，就已經不是五識功用，是加上了六識的功用，六識是分別。

你看到一個人，不在意他是人；如果你看，在意了，你說是男是女，如果再進一步是什麼名字？認識、不認識？有這個意念的話，這一定有所說。五識、八識功用，它是屬於不可說的範圍；加上了這個第六分別識的話，就有所說；有所說以後，你不執著，無執，就等於不可說。這樣這三角關係你搞懂的話，你就知道菩薩為什麼這麼自在，不管度眾生也好、不管講經說法也好、不管是什麼勞累也好，他好像心裡面都無所作。這是你平時訓練那種真如自性的功夫，訓練出來的。

如果不是的話，為了講經說法而搞得神經兮兮，講一小時準備了一大堆、準備了一個月，上去講一小時，這個就是有所說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很在意，所以要把這個事情搞好，然後很準備，又沒有實際的自己體會，所以講起來很累。你如果有演講過的，你要真的演講你要去準備好幾小時，甚至於幾十小時，然後上台表演下一小時。人家聽了，如果智慧高的把你吸收進去，你幾十小時的功夫，他一小時跟你吸收了。

菩薩的講經說法他是隨意，隨大家的心裡面在想什麼，隨你們的死角在哪裡、疑問在哪裡，他隨興而講的。今天講這樣，不一定明天就講這樣；對這些人講這樣，去那邊講那樣。不是只有一個法，他是依人、依時空、依地點不同在改變。所以講完了不執著，他也無所謂說、不說。我們一般的呢，六識心有分別，有分別就有名相，有名相就等於有所說。

「**二現量境故名不可說**」，所以第二個，就大乘來講，勝義諦相不可說相就是現量，現量境。再明確一點就是第一念，有時候我們講第一義諦，第一義諦空是用空體去體會因緣，體會因緣要不要講？光體會不必講，是可以不可說，但是你要動念講出來，就有可說了。所以這個第一義諦空，常常看到經典講第一義諦空的意思就是，你第一眼你第一個耳去接觸的外境，那個第一個是不能講的。你開始有分別心的話，你才可以講，「我看到什麼」、「我聽到什麼」，那時候已經進入第二念了。所以第二念是什麼？是起分別了！起分別，第三念、第四念，無數的念，這就有所說了。

為什麼現量境不可說？現量境，第一個看的是現量，加上你的分別、思想意識，才開始會講。所以我說打坐的時候有時候一個影像現，你讓它現，然後滅了，你從來就沒有去分別，但是你看什麼，你清楚啊。比如說看到一個人，古代的人也好、現代的人也好，它在你的心中這麼閃過去，你都沒有起心動念，那是第一念。只有覺，沒有分別，然後過去了；過去就忘記了，你也不要下座以後，哎喲！我剛剛看到什麼！就不會特別去講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從來不去執著。

有的人很執著，看到什麼然後一下座就要講。這就是，你有所說、你有所執著。這種你要了解現量境的時候，是不能落於語言文字的，你只能用自己內心所證。如果你把剛剛看到的影像，把它變成一種嘴巴講出來，那是真的嗎？是你形容的，你講了半天人家也不知道你在講什麼。你說我看到那個人是怎麼樣怎麼樣…，那是你在想的，聽的人他搞不清楚你在講什麼。

我剛剛講比量，還有更糟糕的就是說一百個人有兩百個意識，甚至於上千個意識就是這樣，每個人的認知不一樣，何況是你親自看到的這個人。我說唉呦，看起來就好像是古代的人，有這個髮髻，然後這個頭髮就是這麼紮起來，然後怎麼樣講了半天，是你自己看到！如果你看到都不去說明的話，這就是現量境，當下看到。如果你想要去說明的話，就進入第二念第三念的分別，那就已經遠離不可說相。所以你修行在自性內自所證、無相所行、不可說，那種真如相，你慢慢累積，還有兩個，你慢慢把它累積成一個真如的樣子。諸佛菩薩的那個樣子就是那樣！我們要學習就是那樣！但是怎麼做到？幾年做到？幾十年做到？不一定啦，每個人的智慧跟福德不一樣。

所以，第二個大乘在說明勝義諦相不可說相就「現量境」，不能落於語言文字的，如果落於語言文字就已經有分別了，分別心起就不是現量。

《如理門論》：「一切諸法有兩種相，一則自相現量所得不可言說」，自相也好，自性也好，上面解釋過了嘛，好幾堂課以前。自性是我們的這個 *svabhāva*，自己能夠創造出那個因緣，應緣的那個境的，這自性；然後所面對那個因緣所起的相，叫作自相，*svalakṣaṇa*。我們自性是空，有因緣來它會去應緣，那應緣所起的念頭或者所現的影像，或者所現的一切法，這是自相。

這個因緣來了，所現的自性產生的自相，當下不可說，像剛剛現量境不可說一樣的道理。如果你開始要說，已經動了凡心了，動了分別心了，才可以講。那你這樣可以體會如來藏性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可以見一切的世界，可以了知一切眾生，但是祂為什麼不在意？就是祂常常處在這種狀態之下，眾生心悉知悉見，但它是不可說，才能夠包容無量。

第二個是「共相比量所得即可言說」。這一個自相是你自性面對因緣所產生的自相。這個自相之間如果有共通性的，叫作共相。比如說你剛剛看了一個人，我舉例的這個「人」，這個「人」是一個通稱，這是一個人。如果這個「人」是一個共相，這個人我剛剛講了半天，是好像古代的人，是有髮髻啦、有什麼啦，講了半天，這是不是比量？我講給你聽，是我看到的，但是你聽了，結果你們畫畫看，每個人畫出來的都不一樣，這種是比量。因為現量裡面是不能言說的，你要用言說把它描述出來，已經隔了一層，然後聽的人理解力又是一個比量。

所以常常很多這個情況就是說，有一些話我沒有講，你說哦老師講什麼！我就很奇怪，也許我當時的意思是什麼，但是你聽的意思是那樣，這是比量。為什麼？這就是你

用推想的。現量當然不能講，那比量就有種種的推測。

像今天講的課，你到底懂多少？每個人的體會都不一樣，因為是用比量心在聽課。然後你所知道的你理解，如果有心裡面的境界來互相搭配，你可能會比較靠近我在講的。如果你都沒有的話，打坐還沒有一個基礎還沒有怎麼樣，你就聽「大概是這樣、大概是那樣」，這種比量呢，我們說代溝，還是很多的不能夠詳述。那不管怎麼樣，因為是比量，因為是用講的，所以它是可以所得，可以言說。

分別心可以講，沒有分別心怎麼講？好啦，我有分別心我講給你們聽，解釋了，然後你聽了，每個人的理解還是有不一樣。所以，自相現量它不能說的，那共相比量所得，因為所得的是比量意識，所以它是可以講。包括一切經典，包括你心裡面所感知的，然後透過嘴巴講出來，包括你生活起居之間的事情，都是屬於比量，所以你會講。那自己內心所證的勝義諦，有時候就不想講。

「由斯道理諸聖言量」，「諸聖言量」這是一句名詞。這個「量」，它講現量、比量。諸聖言量，以世尊來講就是世尊所講的經典，以孔子來講，就是祂留下的四書五經之類的。「比量所攝諸法」，如果要以聖人的意思來講的話，一切比量所攝的一切法，雖然有其自相，但都不能說、不可說。所以你看經典，看是看了，理解是理解了，也不必去很執著。有一些偈語，有一些經典裡面的話，雖然說不要去執著，你背還是要背，而且很奇怪，有時候會發揮很大的功用。

比如說我們常常在講，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這是《華嚴經》裡面的一句話，這就講神通變化的偈語。《華嚴經》在講神通變化，《法華經》也在講神通變化，《解深密經》後面也是在講神通變化。如果有一個人他欲要清清楚楚的知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一切的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法界裡面一切自性，一切都是唯心造。那你如果現量當然只有這個「照」，如果你是要用有為法，那就要用心去「造」。一個是被動的照，照一切世間、一切眾生；如果你要利益眾生，就要唯心「造」，心造一切法，你想什麼它就成了什麼。

我最近看了一個，說一個人他死了去地獄，還沒有進去以前碰到一個大菩薩，不曉得地藏菩薩還是觀世音菩薩，跟他講，你進去要跟閻羅王唸這個句子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結果他聽了以後，真的進去看到閻羅王，閻羅王就是會先判你到底是善的做多少、惡的做多少，加加減減應該判你什麼罪。然後他就進去了，真的面對閻羅王唸這個偈語。閻羅王一聽：「好了、好了，你再回去、回去！」壽命本來該盡了，又回來了！又活過來！

所以這個有一些法我們不會用，你說這個好像是《華嚴經》裡面一句而已啊？為什麼我們有的課誦本要施食的時候要唸這一句？因為你一點點食物你要化無量須彌山那麼多，然後無量眾生要吃，那你不用心去造怎麼辦？你心想事成。這個就是你懂得現量，但是現量是不可說，你要比量；比量你要去想、去幻化，這個也是屬於有為法，做完了

就不要去在意。所以你要以聖言量的話，比量所攝諸法自相不可說。

你講經說法，講完了過去就好了。你看經典看完了就好了，懂了就好了。早期以前很多人聽課，當下懂了，回去就忘記了！我說這樣也很好啊，你當下懂了就好，因為其實你不必記。你佛法懂了，到最後能講，看了你就能講。因為很多人他沒有實際的這種自性在說法的話，他是引經，這是某某人這麼講、這是某某人這麼講，然後講來講去，你不講還好，你講一個人的觀念大家還聽得懂，你講十個人都不同，大家搞亂了，到底我要聽哪一個？到底哪一個對？哪一個都對，為什麼？你不要執著就好。每一個人、每一派都有他們的看法。你說對嗎？有一些也對，境界不同。有一些你不能說他不對，你的層次比他高的話，你認為不對。所以最後都不可說的話，都對，都不要講，不要執著！